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四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六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四

天子之孝

厚風俗

漢高帝八年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

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不可得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音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

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誇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銷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臣按高帝之令蓋亦敦本抑末反樸還淳之意也然而文帝躬自儉約而民俗自侈武帝躬極淫奢而俗侈益甚觀賈誼嚴安之言大抵制度不立之故茍制度不立則禁令雖設而徒爲文具歷高惠

文景武而其俗如故則西漢之風尚莫之能易矣所可惜者孝文去古未遠不能如賈誼之言及時定制也迨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著成漢禮元和三年夏五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因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褒先非於曹襃後見非於張酺且又衆論不一漢禮

亦卒不行夫東漢則去古遠矣褒書又雜以讖記縱使行之其能有合古乎然則因循苟且使古法廢壞而秦俗沿流者孝文之過也

武帝建元元年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鬻法（給米粟以為糜粥）以為復子若孫（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令得身帥妻

妾遂其供養之事

臣按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武帝此詔深得先王敬老崇孝之意

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

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方道也聞博聞也謂有道博聞之士咸

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

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為博士置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

材焉

臣按三代禮樂絶於秦至漢武稍知復古欲舉遺

興禮爲天下先大哉王言然徒有其文而未舉其

實所藉以講究者不過倪寬趙綰相如延年之屬

惜當時齊魯諸儒間有存者在廷獨有一董仲舒

而不能用此所以考文之盛迄無可稱而風俗終

未之有易也

昭帝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

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

孝弟以教鄉里

臣按此亦所以崇鄉黨之化也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繇讀曰傜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臣按此亦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之遺意也然考其時滿三月即傜

役如故是以三年之喪而同於古者之齊功尚未能盡復古也

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臣按記云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

之義以權之故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惟權之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故放免其不首告之罪而重其告言之條也秦俗蔑禮義棄仁恩德色詬誶則視君親如路人薄惡無所不至矣故道民者當一歸之厚也宣帝地節之詔可謂知所重輕矣唐太宗貞觀中詔奴告主者斬之斯又得此意而推之者也過光武之封不義侯彭寵之奴者遠矣

元帝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歳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自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而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

考制度近忠正逺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臣按堯舜禹所都之地至於周而其憂思儉勤之餘風遺俗猶存若夫彼都人士之雍容與子同仇之慷慨則豐鎬之盛可知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殷武之篇頌武丁之撻伐荆楚聲靈赫濯而王都翼翼然整勅為四方之表也元鳥之篇亦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則商人雖不恒厥居而未嘗不以

道德治其國也秦漢以後視京師為聲利之場游俠之窟其民往往巧設機變公為攘奪而公卿大夫不復為鄉老鄉大夫以主其政教以為所執者要所及者逺輦轂之下則有所難問且有謂不如是何以為京師者在漢猶知推能吏為京兆尹則齊之以刑而已然而奸人猶有所怵也迨至近世京兆一官為遷轉者之借途則不過公移告示幾道席不暇暖而去欲其令行禁止鮮矣準古之制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下行鄉老之事則匡衡之因日食地震而推論及此其有本也夫

貢禹在位數言得失以為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

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書吏習於計簿能欺上官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吏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謂居官而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勉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

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臣按漢孝文之世賈誼猶太息於俗流失世敗壞然文帝未嘗不貴廉潔賤貪汙特其制度未能復古故有識之士鰓鰓憂之武帝有志於興禮易樂矣而俗之薄惡益甚者良以患生于多欲而窮兵費財不得已而為一切之變犯法贖罪入穀補吏

吏道愈雜而貪冒成風不可禁止故義利者生民之大防而孝弟廉恥者教化之首務也

章帝時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教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

臣按章帝長者彷彿西京之太宗其尊賢敬老則尤留意於化民成俗之事而廖之疏以為制度不行慢起京師蓋非惟有難終之慮亦謂倡率之者未至而近自諸王公至貴戚有驕奢踰制者也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風俗在反其身而

已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令祋諷（姓名祋丁外反一音丁活反）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

至庶人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從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言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休假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寧謂處家持喪服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郡司

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謂嫡母耿姬甘陵大貴人）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桓帝永興二年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

臣按孝文遺令以日易月蓋未嘗以是令於臣下之私憂也而其時臣下遂以為私喪之例者託言於一體視君父也迨其後則營祿固位於人以為便而不復思正矣其實以日易月之不經在臣子當一體從其古者也金革不避之說以施於疆場有事之時則可非平禮也朝廷大臣及刺史二千石則亦何所據而不聽其行三年喪乎帝之遵復古制善矣而尚書令反以宜斷禁蓋其人則亦宦

官之流也孝穆帝時顧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衰絰從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壞風俗耳和之言婉而摯矣宋孝宗時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理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曾公伯禽有為為之也

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為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珙之言迫而切矣至理宗之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無樞密使也中外莫敢言者於是太學生黄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切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其

意欲以期年之近而易三年之喪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期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若聞父母垂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説聖

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備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絶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且嵩之為計亦奸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為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

未死之先以預爲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之謡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臣以是思世風之愈下也漢儒金

革變禮之說所以譏切時政之失以愧夫非金革之事而不三年喪者也史嵩之起復則先起復馬光祖許堪以為有例可援然而學校猶得昌言無忌也至明朝李賢張居正之奪情而持正論者遂以得罪矣故曰世風日下也 臣 前衍父子之道一條內已據經傳釋其大旨此蓋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厚風俗者之至切至要故因漢安之初能復古制而引伸觸類以暢前說之所未及云

魏明帝時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颺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太初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貶以毀訾

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帝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晉武帝時傅休奕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

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隆興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臣按風俗之弊也有流有激必皆趨於薄救弊之道則必反於厚而已東漢之清議流而為操切故魏武之世尚刑名操切之已甚激而為縱弛故魏文之世尚通達若縱弛之不已流而為放誕放誕

之不已則肆無行檢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矣當此之時茍非矜尚名節革薄從忠無能挽其日下之勢也由是言之雖三代之風俗其初盛則必至於厚其季衰則必趨於薄而已司馬光以為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者要其化民成俗之具僅形模其什伍至於三代深仁厚澤入人之精神元氣者無一二也所以取之者夫子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狂士狂者又不可得則思有所不為之

狷者論成人則有取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論士則有取於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蓋夫子之深識長慮為世道人心計則狷猶可以為訓而狂不可以為訓也何也夫子之時老莊之學漸興矣原壤子桑伯子二人者為夫子故人邑子而放於禮法之外自若也琴張曾晳門墻之高弟而子桑户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豈非阮籍之徒所藉口

者乎夫子初疾鄉愿後乃更慮狂者故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於今之狂也有貶辭而狷無聞焉於論成人論士則重有取焉若曰中庸弗可能也如其狷也亦足以矯世厲俗而為坊表矣東漢之風俗庶幾其狷也夫承變亂之後俗之放至於肆無行檢四維不張草薄從忠之道必以名節為先矣

劉實以世多趨進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

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而用之審之道也夫在廷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自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不讓之人憂亡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

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耶特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其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敘用之官得通表章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

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四征東西南北四將軍缺擇四征所讓㝡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尚書缺擇尚書所讓㝡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令僕六曹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㝡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在朝君子典選大官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别

蓋世之功莫大於此

臣按寔言風俗之弊切矣通謝章使得讓賢不特可以存廉遜抑亦可以得人材如之何其可廢也庾峻傳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畧曰夫不革百王之獘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

仕則士無懷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

臣按此亦所以崇讓也當與謝章之法兼行

劉惔遷丹陽尹為政清肅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犯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原鎮静末流乎君雖不

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寖不問

臣按告訐之風末世之敝也官吏不賢自有主者若聽小民發舉或旁人首告雖若可以通下情而實長奸之門陵上之漸不可不謹也然如愱之寖而不問此又不可必也覈其真僞俾無相亂如其誣官長也則罪無所逃不然則官長亦有應得之罰尹宜自劾不舉而仍量坐百姓以犯上之罪庶

乎其交得之矣

宋武帝簡素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

順帝時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

尚方雕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

臣按宋武帝齊高祖皆以節儉書於史册而子孫驕逸曾無祖父之風蓋非惟不足以化民成俗而且無以為貽謀也何哉其所為之事未出於誠而下民有以窺其微矣齊明帝亦稚節儉乘輿有金銀飾者皆剔除之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欲壞之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

酒器恐宜移在此或者齊高之所謂節儉者有類
是與不然何其躬化之而俗不長厚也

魏李彪表上封事七條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
葢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
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
慘傷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
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
理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

罪予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

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於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禮鳴玉垂綏同節度之驩傷臣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總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

一皆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

臣按此二條皆關風俗之大原但丁大憂仍慰諭視事則因當時權制而爲言固與奪情無異若難其代則其人必賢者也豈能以方寸憒亂之餘總理所司哉不如令之得終服未可與墨經從役比例寛假也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上書陳四事其二

以為今天下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賔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為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謡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耶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不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

勉强而為之苟以純素為先足正彫流之獘矣

臣按習俗侈靡競相倣傚富者必凌出他人之上以為勝貧者耻不若人而勉强為之此亦惟必至之理論者常欲先純素以正彫靡而古之朝廷則有燕饗食之禮鄉人則有鄉飲酒之禮未嘗無故而羣飲也其牲醴庶羞舉觶奏樂莫不有節未之或踰其祿入之數纔足以供富者不以求勝於人而貧者不以不若人為恥然則奢侈之故惟禮可

以已之也在先王之制為禮蓋有委曲深厚之意不止於禁令滋彰而在本之以躬行故雖靡弊之後而耳目易變也徒欲嚴為禁制糾奏浮華必致於上下相蒙而庸俗之見且以為一旦衰耗之徵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俗何以不唐虞三代哉

周高祖時蘇綽以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

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惟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仁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樸素

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弟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皆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教化之行固始於朝廷而達於鄉黨然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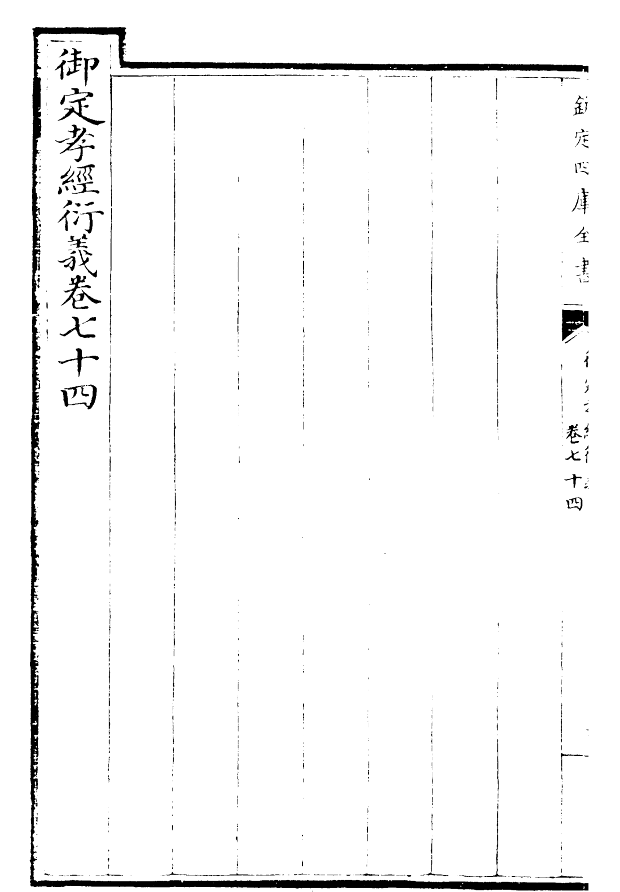
牧守令長能奉宣德意躬行勸道使人鼓舞於孝弟仁順禮義之途然後淳風太和鼓盪洋溢而亦必在上者寬假轡策勿有拘閡不以簿書期會不報為大故而以興行與否為黜陟此之謂教此之謂要道也前代牧守令長能敦行孝弟使民遷善者亦不可勝數今畧綴數條於左以為司教者之考鏡云薛慎保定初為湖州刺史俗婚娶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乃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

各諭所部有數戸蠻别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梁彦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謡詐訟官人萬端千變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之業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賔貢之禮

人皆尅厲風化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彦光訓諭而遣之卒為善士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弟道絶由是病多死公義分遣官人廵檢部内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病人或數百廳廊

悉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卧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廣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

耶教之不受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若此者可謂彬彬能舉其職矣臯陶謨曰載采采古之考績必其事有可得而一一舉者後世於長吏徵發稅斂核之盡錙銖而及其課冣第㳫註一條曰某官能興行教化而已其事卒無可得而言者此所謂徒為文具而無惻隠之實者也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四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五

天子之孝

厚風俗

唐太宗貞觀二年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臣按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自禮讓之誼衰廉恥之道喪嗜利無厭干進不休其能引分求退者有幾哉此鄙夫之所

為患得患失而推其心可以無所不至者也此真世道之隱憂風俗之大蠹故臣以為如貞觀之優禮致仕官固愧厲人心之一大機也宋太宗詔致仕官給半俸至仁宗景祐中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大哉乎養廉恥之一言賢君之用意可謂知要也

臣又按宋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望復位目穿矣錢若水因歎曰上待臣下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尋移疾去夫使臣如若水君如貢觀景祐則風俗一歸於厚矣

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令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譌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虚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蚩尤九黎皆古諸侯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譌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

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後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臣按史言唐太宗即位之初詘封德彛用魏徵所以成貞觀之盛如此司馬光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矣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

大而其收功之遠也旨哉言乎

明皇開元二年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克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臣按唐明皇之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也其猶齊明帝之欲壞銀酒鎗乎貴重華麗之物與夫隆禮盛樂蓋亦有所施但不得褻與僭耳錦文珠玉不鬻於市以禁民之侈舉而焚之近於矯矣不誠無物所以未免不克終與

肅宗上元二年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臣按此亦當為不易之例也既勸其臣以明讓又可觀其所舉以知其賢否其見舉之多者亦即可儲為異日之用行一物而衆善備焉者也如曰具文也則覦羊其可去乎後世一官缺而趨之者若騖其得之也不辭而輙就曰例不得讓也夫讓豈有禁哉如禁其讓也其去道之以爭也幾希矣

宋太祖時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謂曰

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為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

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臣按宋祖家法之正前代所未有前代貴主外戚之家奢淫不法京師風俗不足以為四方之則效職斯之由至宋則始終無大横之外戚與失德之貴主也觀太祖之所以訓永寧公主者可謂能正其始矣漢唐諸儒以陳風東門宛丘之淫佚為大姬好歌舞巫覡所致 臣嘗以為不然葢大姬武王之子文王之孫而太任為太王母太姒為王母邑

姜為毋豈有好歌舞巫覡之家法哉漢唐儒者蓋
亦有習見當時而借陳風以立論乎
太宗時王禹偁上疏言五事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
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
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桑是四民之外又生一
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
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
是五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

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練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宜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循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臣按古惟四民自井田廢而兵農歧此五民者周秦以來已然宋臣王禹偁以為佛法入中國以後

五民之外又益一民似矣而未究其害也臣以非特耗天下之民之財力也而且耗國之民也夫其少壯敦愿者皆國之農也而度之為僧是耗耕桑之民也其聰明俊秀者皆國之士也而度之為僧是耗學校之民也其伎能機巧者皆國之工也而度之為僧是耗利用之民也其計數術智者皆國之商也而度之為僧是耗貿遷之民也其强勇果銳者皆國之兵也而度之為僧是耗戰鬬之民也

且又絶人之世而生齒之數為之不繁驅有用而為無用以有用之人之財力而給無用之人之衣食人之好逸而惡勞也大為之防猶且日甚而況與之以可逸之途乎而或者不知大體謂佛寺者是天下之大養濟院也何其不考於古乎古之孤獨矜寡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也如采詩民間實土司火之類蓋雖窮老廢疾者猶特有所用之也夫然後四民各勤其職業

而不敢惰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此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雖窮老癈疾猶不使之無所事事而坐耗天下之財力而可以使少壯敦愿聰明俊秀伎能機巧計數術智强勇果銳之民無所事事而以養濟院處之乎又可以無具焉使吾民皆無失所而幸有佛寺者以陰為國家立一養濟院乎況其為無父無君之説又有以陷溺天下之人心者乎然則度僧造寺誠壞風俗之甚者也

神宗時程顥疏曰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分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

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臣按明道此二條皆厚風俗之本務也但近世非無保甲鄉約集禮會典等書其風俗則去古愈遠倘所謂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者乎

孝宗時劉清之上疏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開科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便民

人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蓋為君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為難其人不亦誣乎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理義者以為監司為學官為守令為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時校書郎羅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訣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

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

臣按三代之治所以不復者君臣上下相誘致相交接之道皆汩於利而不知有義也利害之計審得失之念重則廉恥喪而風俗衰故此風未可徒革也端本清源必有所自矣善乎羅從彥有言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

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淳美其可得乎淳熙十五年朱熹應詔封事曰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相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

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於其説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疑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崇寜宣和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

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人曰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

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寳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

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張巡遠許遠杲卿顔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

熹又曰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日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休以勿生事不要十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

經挫折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刓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髙見識長進當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寃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

又曰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裡做出如今士大夫但

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乂手並脚便道是矯激是邀名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的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臣按伏節死義在患難而學識操守在平時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此豈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乎夫其在平時

不能輕爵祿臨患難何由而能外生死在平時凡事皆詭隨臨患難何由而盡忠節刓方為圓自以為老成深識欲望其成仁取義難矣然則平日無事之時欲識伏節死義之人而用之則輕爵祿不詭隨者是也欲使朝廷之士輕爵祿不詭隨則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道明於天下也誠使眞實道學者皆尊用之排詆道學者皆擯斥之則人求多聞以考當世之事學有緝熙以益知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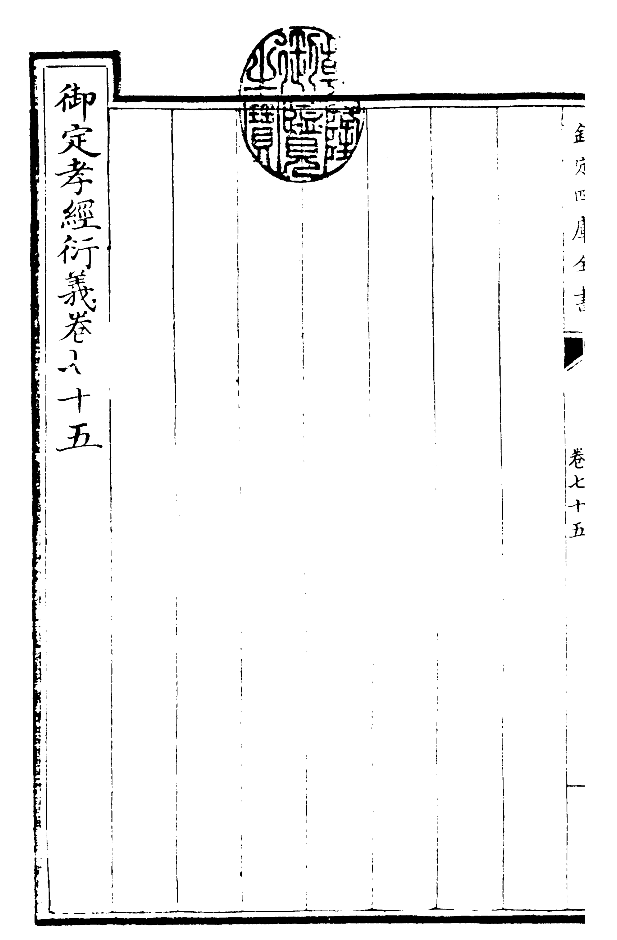
明則於賢否之辨審矣故曰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

金世宗大定中羣臣相餽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餽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受餽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餽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餽獻亦宜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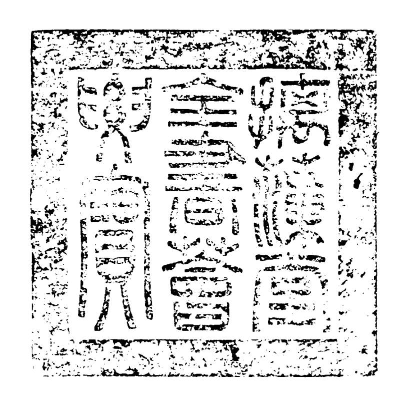
臣按古者交以道接以禮恭敬幣帛豈有厲禁自

倖門日啓廉節大壞禦人之貨積諸私室昏夜之求驕於白晝奚止生日饋獻之區區者乎又往往嚴往來於小官寬請謁於當路如世宗之言眞英主也然而禁之抑末矣如使尚書樞密皆得其人豈復有可干之理如其不然雖日禁之如勿禁也夫大臣法斯小臣廉其必在擇人始矣

以上厚風俗



御定孝經衍義卷八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劉　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六至八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六十二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六

諸侯之孝

愛親

臣按正義舊問曰自舊問曰至反相通也皆邢昺作正義時所引經師與時人問答之辭天子以愛敬為孝及庶人以躬耕為孝五者並相通否梁王答曰天子既極愛敬必須五等行之然後乃成庶人雖在躬耕豈不愛敬及不驕不

溢已下事耶以此言之五等之孝反相通也然則諸侯以下尊卑雖殊愛敬同致審矣何獨於士章復陳愛敬也盖士則上達於天子之元子下逮於庶人之野處不暱其秀者也故梁王曰天子章陳愛敬以辨化士章陳愛敬以辨情梁王曰至此亦昺所引之文又經聖治章之言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者無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異也因親教愛因嚴教敬是則聖人天子之事已教成政治而加

百姓刑四海即諸侯以下皆無悖德悖禮者已諫
諍文包五等而以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發問卒章
義備死生而以生事愛敬死事哀慼並提愈知夫
愛敬之達於上下也故諸侯以下各著愛敬之事
於卷始
禮記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
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
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公

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使者公子縶字也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臣按重耳拒秦之言本受之於舅犯亦其天資仁孝故其哭泣拜跪皆合於義

左傳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僖公三十有二年子墨衰絰子襄公也敗秦師於殽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三十有三年

臣按晉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絰後遂以為常俗春秋傳記禮之所由變故曰始且以父死而忘秦施其亦不愛其親之甚矣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是人

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三十一年

臣按乾侯之辱兆於此矣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傳曰非禮也公於嚴父慈母膝下之愛已薄卒致富貴離其身而社稷之不保宜也

東漢清河孝王慶常以貴人慶母宋氏葬禮有闕被誣自殺葬于樊濯聚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令

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塜致哀帝許之詔大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恐自同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之嫌遂不敢言泣向左右以為没齒之恨後病謂舅宋衍曰清河埤音裨薄願乞骸骨於貴人塜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濕願乞骸骨從貴人於樊濯及今日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

蒙哀憐遂㒲

臣按清河沒不忘親庶幾於終身之慕矣記曰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謚之以孝宜哉

濟北孝王次子鳌王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慟哀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櫛沐體生瘡腫諒闇以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今增封五

千户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

魏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携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嘗為吳郡太守休于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座者皆嘉歎焉喪母至孝帝文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曹丕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

吳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中郎將封萬户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權遷都建

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者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而陛下減損大官肴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

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三十三年卒謚曰宣太子

臣按蜀漢為正統所在魏且不得稱帝而吳又受魏封登雖為太子宜在諸侯之列其於愛弟之卒有號泣之正諫焉慈母之廢有隱痛之微辭焉亦可謂愛親以德也

晉新野莊王歆母減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

齊獻王攸文帝子

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奉景獻羊后於别第事后以孝聞居文帝喪哀毁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毁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親密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宗祧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顔閔爭孝也喜躬

自進食攸不得已強為之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

梁吳平侯景居喪以毀聞子勵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使左右節哭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屆於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昺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詣大理雖門生故

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對揚王命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

安成康王秀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食慈母陳太妃毀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秀將之雍州毀於道憺聞喪自投於地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臣按二王同母並以喪致其哀稱孝若憺之克恭

厥兄匍匐喪紀益見其能愛親矣

宜豐侯脩性至孝年十一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沉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蕩漾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須告宗室

南海王大臨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毁瘠以孝聞

義安王大昕年四歳母陳夫人卒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立昕奉慰簡文嗚咽不自勝

左右莫不掩泣

鄱陽王伯山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絶

魏艾陵伯子華母房氏曽就親人飲食夜遂大吐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啖之其母乃安

任城王雲少聰慧年五歳景帝崩號哭不絶聲太武抱之曰汝何知而有成人之意也大妃蓋氏薨表求解任

獻文不許雲悲號慟疾乃許之長子澄居喪以孝聞母

大妃孟氏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子東阿縣公順拜大常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致後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臣按任城父子繼王逮孫東阿重踐省階永世克孝有光史傳矣

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竒之

臨淮康王昌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

臨淮王彧爾朱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帝見彧于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彧表啟常云魏臨淮王及知莊帝踐祚彧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

遣僕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顧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還或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

齊趙郡王琛子叡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氏母之年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姨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拜跪因抱頸大哭神武

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敵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輙流涕歔欷十歳喪母神武親詣領軍府為發哀舉聲隕絶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大后慇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漱午輙不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慼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

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追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有司備禮儀至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徧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恭謝

清河王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使人勞勉

周郈惠公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德皇帝與衛可環戰墜馬顥與數騎奔救乃免顥遂戰沒子什肥

導護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
導子廣初廣母李氏以憂患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
乃以毀斃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于一
門護母閻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縶護
居宰相後每遣使尋求莫知音息後並許還朝且請和
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
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吾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
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睹一人與言及此悲

纏肌骨含悲抱慼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隅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一朝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于汝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

能先發闊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處汝致感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護字如此不孝宿殃積戾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神明有識宜先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然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懐寃酷終

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
以德音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
自勝伏讀未周五情屠割當鄉里被敗之日薩保年已
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
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府天長喪亂四海橫
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原其事迹非相負背薩保身居
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
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沛然之恩既已沾洽

愛敬之至施及旁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
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
奉見慈顔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
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絶母子之
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
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歳雖久宛然猶識抱
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母至舉朝慶悦
大赦天下䕶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

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親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臣按護與母閣二國分隔覩其書詞往復至情真款溢於楮墨迄乎復合舉朝稱慶人主為之肆赦舉觴窮榮極盛可以償前痛矣然護專權怙寵不知持盈之道親歿之後身陷大僇而母祀且至於不可問迹其所為不過世人之愛其親非孝子之愛其親也

唐韓王元嘉在潞時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毁甚太宗數慰勉

臣按元嘉武后垂拱中徙絳州刺史糾合宗室舉兵謀泄后逼令自殺神龍初追復爵土其舉兵義也使其媚武氏以守富貴君子弗貴也夫喪致其哀大本立矣死義而有後宜也

霍王元軌高祖崩去官毁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進飲食

臣按魏徵稱元軌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曽閔不能過焉曽閔豈可及乎其言亦少褒矣夫愛可及也敬為難觀其居喪盡禮久而彌至則元軌亦古人之亞與

武都縣伯曷少孤事母孝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顔笑

曹成王臯事母太妃鄭以孝聞授衡州刺史為觀察使謾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臯直復用為衡

州刺史初御史覆訊臯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
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乃言其實
太子宏始王代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
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
垂訓何書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襃善以勸
貶惡以懲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宏曰然所不
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
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臣按宏始王代其後又未及君天下故附於諸侯之例若諸王之子未嗣王而卒者亦例書也

宋熙懿王子惟吉太祖崩惟吉裁六歲晝夜哀號孝章皇后慰諭再三始進饘粥惟吉性至孝孝章皇后撫養備至親為櫛沐咸平初以太祖孝章后畫像服玩器用賜惟吉歲時奠享哀慕甚至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賢孝

周恭肅王元儼事母王德妃孝妃每有疾躬侍藥晨夕盥潔焚香以禱至憂念不食母喪哀慼過人

鎮恭懿王元偓子允弼丁母憂悲痛不勝喪固辭起復

母葬有日而允弼病篤顧諸子以不得終大事為恨子宗景事母孝居喪如不能勝居第火災急赴家廟不恤其他火亦不為害

東陽郡王宗悌所生母早卒宗悌不識也問父婢語平生輒掩泣繼得其肖貌繪而奉之如生

昭成太子元僖無子以允成子宗保為孫宗保子仲鞠好學能詩事親居喪以孝聞
濮安懿王允讓長子宗懿宗懿次子仲汾居父喪鄰於毀瘠
宗懿子仲佺父歿不食者數日母葬時天大雪步泥中扶翼道路歎惻
宗暉子仲璲父喪哀痛不能勝縗服除而卒
景王杞從上幸青城及上皇徽宗出郊杞日侍左右衣不

解帶食不食肉上皇製發願文述祈天請命之意以授杷杷頓首泣及北行鬚髮盡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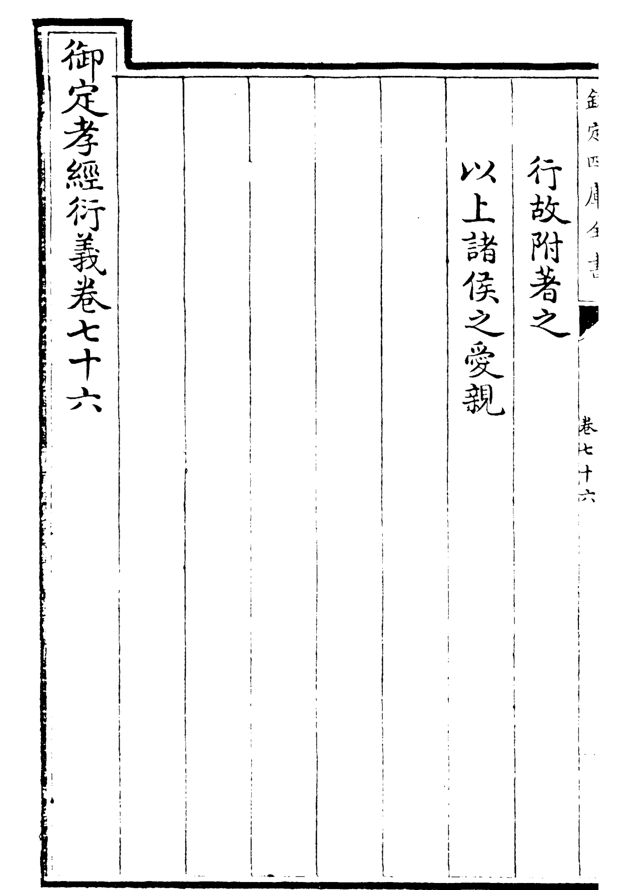
遼人皇王倍太祖長子太祖訃至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欲立德光太宗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後浮海歸唐雖在異域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臣按史臣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倍追諡讓國皇帝廟號義宗東書

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絶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臣以為泰伯之讓承太王也倍之讓承母后也浮海之舉其諸荆吳之遊乎守節之義皆本於事親之孝也

元世祖嫡子珍戩少從姚樞竇默受孝經中統三年封燕王常從幸宜興世祖不豫憂形於色夕不能寐聞母皇后暴得風疾即悲泣衣不及帶而行

臣按珍戩後為太子追謚裕宗此其居藩時之孝



行故附著之

以上諸侯之愛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八百六十三　經部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七

諸侯之孝

敬親

左傳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魚輦反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云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

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成公二年

臣按晉人以一勝之威敢于慢人而言必質其母出爾反爾秖自辱其親矣齊人援大義責之其亦何辭之與有

楚子恭王名審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春秋謂祭祀窀張倫反厚也穸音夕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襄公十有三年

臣按楚子能知其過欲受惡謚以歸先君其辭甚恭雖其將死之善言亦歿而不忘敬其親者矣此所以卒獲謚共也

國語周語宣王欲得國子同姓諸姬之能訓導諸侯為州伯者

樊穆仲即山甫諡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

臣按宣王問何以知魯侯之孝而仲山甫舉肅恭明神云云者亦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義也

晉孫談之子周晉悼公名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音旋轉睛為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言知必及視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能分辯是非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臣按單襄公稱周子其行也文又曰孝文之本也又曰象天能敬蓋其立視聽言之間能慎成端正庶幾于敬其身以敬其親矣其憂戚慶怡急其宗國又可謂不背本也此所以卒有晉而為盟主與

漢梁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臣按竇太后愛少子心欲以梁王為景帝嗣帝亦有千秋萬歲後傳王之言及膠東王武帝立為太子怨望失親愛以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然則史之稱孝慈謚之云孝王者其果無忝乎夫冀非望而行不義以貽慈母憂則所謂寢食不遑者適所以成其大不敬者矣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奚别焉都邑之士則知有父矣學士大夫則知有祖矣諸侯則

知有太祖矣梁王諸侯也欲干大統是不知有太祖也不知有太祖則不知有祖父矣盖亦徒知有母而已禽獸知有母者也不敬何以别乎褚少孫任元成間一云宣帝時博士援經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責景帝以驕子不孝責梁王少孫所補梁孝王世家中語誠篤論也

東平思王宇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上於是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盖親親之恩莫大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

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東平國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慘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遣大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禍福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内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

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猶俗語云非外人即下文母子同氣之意也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閨門之内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寛忍以貫之後宜不敢宇㦸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洗心自改

臣按東平之不得於太后由其恃恩而失禮義既
釁咎内生復驁忽臣下始之不敬孰大焉璽書切

責援引經文卒能改行自新尊修經術享國三十餘年又可謂能敬之效也

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獻王名德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東海恭王彊帝世祖光武以王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

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瑯琊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

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海孝王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瘠）至服練紅（既祥之後）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居喪如禮有增戶之封（敞喪母至孝因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土宇以酬厥德

任城孝王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

晉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子孝王畧孝敬慈順小心下士有父風

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

以侯瑋

臣按由近路至陵所此敬慢之分

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齊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

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匞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竒毀損卿可數相撫說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芝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臣按衡陽居身清率好學屬文手寫五經置之巾

箱其風情素韻名流雅重使生漢京之盛當必如
閒平之保令終與
周齊煬王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忝問果如所慮子貴少聰敏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
唐道孝王元慶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
臣按修墳墓必有工匠徒役之事焉而元慶請親

之此亦所謂國非無良農工女而必躬耕親蠶以為粢盛祭服之意也敬也

信安郡王瑋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孝友稱

襄武縣公涵寶應初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毁許之

臣按非公不言蔬水席地此非直不奪其哀抑亦

不奪其禮矣方于役以勞王事而所至如膽帷幕而祭几筵也可謂敬矣

宋濮安懿王子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諸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祠而不往非禮也强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

宗楚既嗣爵當請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奉籩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禄安乎請以爵授弟不

許

宗祐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

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

仁宗憐而從之紹聖四年八月嗣濮王時已病當祀園

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徃來元符元年又亟徃遂薨

于祠下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敬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三王之必欲躬親祀事也可不謂敬乎

崇國公不𢙣性篤孝遭父北遷每思慕溯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法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

遼晉王額嚕温　天祚皇帝長子保大二年薩巴撒八等謀立之不克上知額嚕温得人心不忍加誅命縊殺之或勸之亡額嚕温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臣按史氏以為類申生之恭者是也比干殺之不得者雖有間然其志有足悲者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未可以從父之令而輒非之也

以上諸侯之敬親

御定孝經衍義卷七十七

卷七十七